2026.11.16 星期一
主编｜蔡佳倩 版式｜陈海冰 检校｜李彪 许达吉
海南日报



鳄嘴花，俗称忧遁草。资料图

一座海岛的『美丽家底』

282种海南植物，进了化妆品『花名册』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梦瑶

很难想象，一条鳄鱼会和“美”扯上什么关系。

四肢短粗，满嘴獠牙，表皮还覆着一层粗糙的鳞片……这些凶猛又粗犷的食肉动物靠着“武力”称雄水域时，绝不会料到，自己的油脂有朝一日竟能登上爱美人士的梳妆台。

2025年9月，海南实现本土化妆品新原料零的突破，率先“破冰”的正是鳄鱼油。

从鳄鱼油到谷氨酸改性珍珠粉，再到鳄嘴花叶/茎提取物，过去一年多时间里，海南化妆品新原料持续“上新”。“新面孔”之外，更多“预备役”已悄然就位。

毕竟，海南有蓊郁的雨林，也有辽阔的海洋；难以计数的动植物在其间生长繁衍，这座海岛本身就是一个尚待细翻的天然原料库。



珍珠美容历史悠久，明代《本草纲目》有载。 资料图

草木凝脂，写进千年养颜经

爱美之心，自古皆然。

从《楚辞·大招》中记载的战国楚女“粉白黛黑，施芳泽只”，到盛唐时期酒晕、桃花、飞霞诸般“红妆”争艳，再到宋代女子一心追求的“薄施朱色、面透微红”——一方妆奁，映照出中国古代审美风尚的变迁，也装满了先民就地取材的智慧与巧思：草木花叶、动物油脂，皆可入妆。

唐代药王孙思邈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里，共收录105首美容方剂，针对面部黑斑、粉刺、皮肤皲裂等问题提出系列治疗方案。其中应用药物160种，包括植物药105种、动物药32种、矿物药23种，动植物原料是配方中的绝对主角。

可见，“取生灵之精华”，早早就写进了中国人的养颜经。

到近现代，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，化妆品原料开始由“天然植物经验”走向“化学合成主导”。但积雪草、马齿苋、人参、铁皮石斛等植物原料，依旧是中国化妆品成分表里的一抹亮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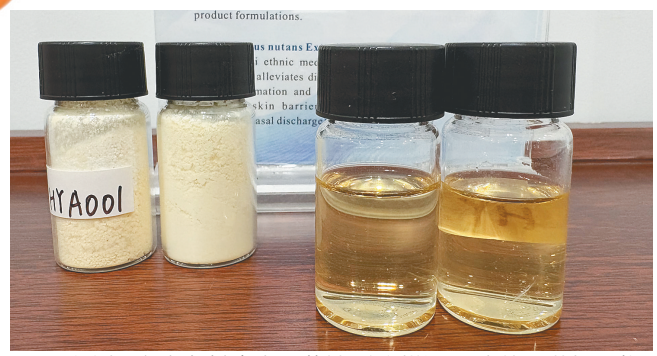
国家药监局发布的《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（2021年版）》显示，有使用记录的化妆品植物原料达3400余种，占全部原料的三分之一以上。

尤其是近几年，随着消费语境的更迭，越来越多的爱美人士倾向于选择“天然绿色”“配方安全”的产品，这也促使大批化妆品企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植物新原料推向市场。

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，2026年上半年，全国共有116种化妆品新原料通过备案。其中，植物源新原料有45种，成为备案数量最多的原料类型。

工艺在变、配方在换，兜兜转转几千年，中国人的妆奁里，终究还是少不了这份来自草木的温润滋养。

一株忧遁草，从入药入馔到入妆



左侧两瓶白色粉末为阿莫钠；右侧样品则为忧遁草提取物。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梦瑶 摄

嫩绿细长的茎，横七竖八地向外伸展着。茎叶顶端，苞片层层簇拥，管状的红色、橙红色小花张着上唇、下唇，恰似鳄鱼张开血盆大口。海南五指山深处的林缘溪畔，一只只“小鳄鱼”就这样从枝头“蹿出”，三五成群，个个血口微张。

与鳄鱼“撞脸”的这些草本植物，学名是鳄嘴花。

因能治跌打、贫血、黄疸、风湿，过去，海南黎寨百姓将鳄嘴花上交给黎族首领，它便也有了“黎王草”的称号。后来，人们更多时候用它来泡茶、入菜，也更习惯于称呼它的另一个名字：忧遁草。

直到几年前，来自海南大学的王鑫教授团队，注意到了黎族同胞手中的这株鳄嘴花。

“在了解到海南岛中部山区百姓有食用鳄嘴花的传统后，我们对其进行了大量前期研究，发现它含有丰富的多糖、黄酮、叶绿素及多种微量元素，而植物多糖和黄酮又具有舒缓、保湿肌肤的功效。”该团队成员、海南大学博士后杜凯欣说。

这让团队成员当即意识到，既能食用、又能入药的鳄嘴花，兴许也能入妆。

但从一株草本植物到一款植物原料，中间隔着漫长的科研转化鸿沟。植物基原鉴定、活性成分研究、毒理学安全性评价、生产工艺稳定验证、质量标准建立……大量工作横在眼前，哪一道坎都绕不过去。

“就拿提取工艺来说，鳄嘴花的提取方法不少，具体选哪一种，直接关系到原料纯度与功效。”杜凯欣介绍，在比较多种提取技术、反复实验优化后，他们最终选定了以水为提取介质的工艺路线，经原料预处理、浸提、过滤、浓缩和干燥等步骤后，获得的鳄嘴花提取物表现更佳。

而此时，距离他们“初识”鳄嘴花，已过去两年。2026年7月3日，由这支研究团队自主研发的鳄嘴花叶/茎提取物，顺利通过国家药监局化妆品新原料备案，成为海南省第一个植物源化妆品新原料。

“目前，我们正把研究重心转向应用转化，希望推动这款新原料尽快进入化妆品配方表，真正走向市场。”杜凯欣说。

『海南成分』，不止于草木

把一株植物做成化妆品新原料，在海南还是头一回。可翻看已上市化妆品的配方表，“海南成分”其实并不鲜见。

以来自海南的新鲜芦荟原液为卖点，海南本土美妆品牌“寻荟记”生产的芦荟胶，长期位居电商平台同类产品销量前列；另一海南本土品牌“兰方”推出的美妆个护系列产品，其核心原料白兰同样来自海南……

“就地取材”的底气，正是这片土地的丰富资源。

“海南热带生物资源十分丰富，不少本土特色植物都是极具开发潜力的天然护肤原料。”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在全面开展资源普查并开展系统性评估后，2026年10月，该局正式上线海南特色资源化妆品原料库并开放共享。

目前，该资源库共汇总列入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的海南本土植物原料282种，其中36种海南特有植物具备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。

当然，“海南成分”的想象力，不限于草木。

前面说到的鳄鱼油，便是其中一例。事实上，早在一千多年前，古人便已经学会用动物油脂护肤。从羊毛脂到蛇油、马油，“以油养肤”几乎贯穿“人类爱美史”，只不过，这一次海南人盯上了养殖池里的鳄鱼。

从它们体内提取的天然油脂，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、氨基酸及多种活性成分，在保湿、修护、抗氧化等方面展现出良好的功效潜力。

与“以油养肤”一样，珍珠入妆同样不算新鲜事。《本草纲目》中已记载，珍珠“涂面，令人润泽好颜色”。2026年1月，海南京润珍珠自主研发的“谷氨酸改性珍珠粉”通过化妆品新原料备案，填补了水溶性高活性珍珠粉原料的空白。

这意味着，在新技术的加持下，“老原料”也能变成“新原料”。与其他地区相比，海南的新原料版图里，还有一片更大的、待开发的蓝色疆域——

相较于陆地原料，海洋生物尤其是深海微生物，长期处于高压、高盐、低温、黑暗等极端环境，进化出结构新颖、骨架多样的次生代谢产物，是化妆品创新原料的重要突破口。

“比如，我们研究发现海洋盐单胞菌的一种次生代谢产物，展现出保湿和舒缓肌肤的性能。”杜凯欣介绍，该团队通过AI辅助优化和化学结构改造的方式，得到了护肤性能更优的最终产物阿莫钠，“目前，我们正全力推进阿莫钠的化妆品新原料备案工作，为后续商业化铺路。”



海南东方出产的鳄鱼油产品。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泽宇 摄